



昭代叢書

增4
124
6



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三
校
題
辭

404
124
6

曾
門
號
卷
124
6



奏對機緣題辭

佛將示滅以正法眼教外別傳付大迦葉
副貳傳化如是展轉而至達磨來于震旦九年而壁
二祖慧可立雪斷臂遂取衣鉢而付與之三祖四祖
五祖六祖衣止不傳惟授法偈數傳之後分爲五宗
瀉山仰山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並傳于世近代止存
濟宗洞宗臨濟一支尤爲極盛徧滿法界如恒河沙
中有一等時俗阿師心自以爲大善知識領衆開堂
登座說法我曾往聽竟不可曉惟善女人歡喜讚歎

宋道



名代叢書

奏對機緣題辭

此等阿師我實厭惡。誓欲與以三十拄杖。細以麻筋。喂以屎糞。非我厭彼。彼可厭故。若果有人是善知識。我亦何敢不恭敬之。卽如天童宏覺國師在

先帝時

天恩召對。問答語句無非妙諦。大小諸臣共沾法雨。苟非我師真叅實悟。曷能奏對契于止心。以是機緣能使正法放大光明。紹隆于世。我雖未獲親承。棒喝幸有此錄。朝夕叅究。以菩提味解煩惱緣。舍我塵心得大自在。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九

新安張潮論山來輯

奏對機緣

臨濟釋道忞木陳著人論云二十五人

廬陵聶先晉人較

順治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至天津。天使入奏。

上命備車馬迎師。二十二日午刻。進萬善殿。駕隨

到。召名師進見。傳諭免禮。賜坐。師云。山林野逸。特蒙

寵召。夙生何幸。得覩天顏。

上慰勞畢乃問師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敘始末復云老和尚最初開堂何處師云繼席天童

上云同門昆季有幾何人師云十二位

上云老和尚第幾師云忝居第八

上復問同門名號師一一宣畢

上問老和尚得法弟子幾人師云二十五人

上問得法隨侍幾位師云六人

上傳名隨侍進見逐一問名畢遂傳諭朕敦請老和

尚遠來本為宏揚佛法况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

春日還山何如師良久云遵旨即論萬善慈惠廣

濟三處結冬仍論止堂日命諸禪者進萬善殿裏

聽法

次日辰時

上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

方丈賜坐

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

師云奉

皇上敕書特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豎拳云

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

上發笑

上問老和尚幾歲上。叅見天童先和尚。師云。三十一歲。

上云。初叅何人。師云。打初行脚。曾見黃檗無念和尚。上云。無念和尚誰之法嗣。師云。念師于七尖峰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見休也。

上云。是甚言句。師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休云。黃瓜茄子。

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箇會處。學士云。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麼生。師云。明破卽不堪。又問女子出定。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士云。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作麼生轉。師云。學士起身禮拜。皇上著。又問發心叅禪卽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

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士沈吟。師震威一喝。

上云。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云。大哉。王言。

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

皇上悟後。即知。學士進云。悟即不問。師云。問即不悟。

上首肯。

上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云。畢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

上提起案頭數珠云。和尚喚者箇作甚麼。師云。請

陛下放下著。

上放下數珠。師云。是甚麼。

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逆之則

怒。順之則歡。

上欣然復云。大都此事甚難。師云。也不難。不見龐公

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

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上云。卻是靈照超過龐公。師云。非父不生其子。

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

是真實悟道善知識麼。師云。二老悟不由師。特印心于曹洞宗人。而知真行卓無可遺議者。卽舉壽昌偈云。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唯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事過卽忘。尤稱無心道人。

上嘉羨不已。復諭學士。不須更問公案。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士問做工夫只是多間斷。師云。間斷不間斷。總不要管。若是怕間斷。卽加一番隔礙。但遇事來卽應。事後卽單提正念。如王臨宇秉靈

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傍。做工夫須是恁麼始得。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師云。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人於後學初機。無處著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著令齧嚼不破。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银山頓在面前。孜孜汲汲。廢寢忘餐。有朝一日。撞透银山鐵壁。方是得力處。士云。如何得到廢寢忘餐底田地。師云。廢寢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不知不

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何得輕去。師云。道念若重。則世念自輕。譬如秤物。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

上笑云。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真切。則世緣不覺自輕。士云。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未免涉墮障。恐難悟入。師云。卽文字。亦須有箇悟頭。方是超卓。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故下筆清空靈妙。但轉過頭來。卻於已事生疎。然亦暫時岐路。因舉瀋山與寒拾相見機緣。拾云。休休。他三生曾做國王來。一總

忘卻了也。古人多有隔陰之迷。唯

皇上果位中人。雖現身爲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誠過古人遠矣。

上問有箇雪嶠和尚。聞渠真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超脫。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師云。先法叔。住開先時。曾受西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遺命主其後事。乃述雪老人于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次日封鐘版。親書一紙示衆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

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然近代如林臯和尚之陞堂告衆。箬菴和尚之預定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恣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老人也。

上云。學道須是恁麼方好。師云。此中亦有誦誦。如真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尚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真云。你作者般見解。遂起身趺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有人不識修行。不聞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

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眼若不明。卽坐脫立亡。未足多也。

上問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師云。示現微疾。臨期按行工築歸方丈。吉祥而逝。

上問有箇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師云。曾見。

上云。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云。覺得曾次。未能灑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數爲靈岳分衛供衆。

上問靈岳何人。師云。法姪宏儲。漢月藏和尚之嗣。是日自辰至午。坐譚十餘刻。方始回宮。

十月十五日敘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八日敘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臘月十五日敘譚餘事別記

庚子年正月初二日敘譚餘事別記

正月初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正月十一日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十五日 駕至方丈

上云者幾日在宮中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眾之不同。何也。師云先德叢林。凡遇為國開堂。及至節元旦。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垂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朝參暮請。善

知識亦為之。暮而陞堂。即上堂之異名也。小參者。所謂家教是也。與示眾均名。隨空開導。雖立名不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上乃命學士王熙。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云有句無句。且置。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求老和尚分明開導。師云事不如此。欲求老僧分明開導。即誤賺居士了也。

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

上云陛下會麼

上云不會。師云。只者不會底。是箇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

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

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師云。無毛鐵鷄過新羅。上又問如何做工夫。始得與此事相應。茆溪進云。

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云。此話在我禪和家。即得。

皇上日應萬幾。若一日稍不勵精。則諸務叢勝矣。

上云。畢竟如何用心。仰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

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醜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

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

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

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卻父母。即欲不哀痛。不

可得也。

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云。譬如大火聚。觸之即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

皇上尊居黃閣。恣與羣臣。何由得望恩光。

皇上唯屈尊就卑。故恣等乃得其天語。聞法要。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即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衆生沒在諸苦。我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爲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如夢之衆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

上復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爲同爲別。師云。此中大有諳譎。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

以古人判他為無因。濫同外道。

上云。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為外道。或為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為誰。如

陛下身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

上歡然首肯。師云。恣望七之年。耳目昏重。不便常侍。

天顏兼之。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眾。望恣不同。俱有散去之意。恐叢林荒廢。乞

皇上速賜還山。

上云。趨風日久。得承警欵。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語畢。潛然。師云。恣受天恩。兼之皇情眷注。亦何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已。

上云。老和尚到處利生。京師禪道佛法。寂然無聞者。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尚久久闡揚。始有向往之者。老和尚即不久留。亦須三年。師云。恣道德涼。儉曷

能副

上盛心

皇上以佛心天子。徵書四出。詔求四海知識。此風徧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叅禪學道之事。

皇上已為他下了般若種子。即不能當下行持。譬如丈夫食少金剛。要當穿皮而出。况般若正因乎。上云。朕亦不敢強留。違老和尚意。畢竟寬住。幾時得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自午至酉。方始回宮。

三月十六日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二十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二十四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初一日巳時

上攜兩學士至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一字兩頭垂。

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學士復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

上以手指點云。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云。不離。

皇上舉手處。復問僧問雪峰古澗寒泉話。與趙州所答。為同為別。師云。二俱作家。二俱瞎漢。師因進云。恣時常出醜。

上前今日拈則公案。亦請。

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菴因緣畢。遂云。設抱定。

皇上云。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免得婆子趁。

出燒卻菴。

上云。朕從來不曾留心。焉敢在老和尚面前。指東道。

西。師云。乞。

皇上畢竟下一語。

上又推辭師云。

皇上既下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忽然因地一聲。自然七通八達。得大自在。

時

上極為稱善。復敘餘事。及暮回宮。漏下三鼓。猶命內。

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詳加體究。

四月初六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七日敘譚餘事別記

昭代叢書

奏對機緣

七

五月初八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九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

記

五月十三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

記

五月十四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

記

上一日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直逼生蛇立化

籠

上云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為救得貓兒若

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云老凍膿為他閒事

長無明作麼

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示師曰請老

和尚下一轉語師云日輪正卓午

上一日問梁武帝見達磨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云懸包特石

上云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麼生師云鐵裹

泥團

上云今問老和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

上云對朕者誰聾師云即日恭惟

昭代叢書 奏對機緣

皇上聖躬萬福。

上一日展跡雪嶠老人真其自贊有云者漢奇怪隨云請老和尚下語師云賣弄不少。

上一日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為按臣叅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云恣聞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

皇上不知耳。

既知矣何難擢之高位。

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

上與師讀至篇末云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

上忽揜卷曰請老和尚下師云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席。

上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為大笑。

跋

大和尚上堂其師徒問答旁人聽之竟不知作何語
侍者執筆記錄粘示大眾此皆預爲撰製如優伶讀
脚本臨時演唱初無難事所可恨者竟不聞其音爲
何若苟能如梨園大淨之講賓白雖聚千百人于前
聽之未嘗不如師子吼也今木陳老人奏對
先帝之語非可預爲揣摩苟非真有所得曷能隨機
而荅如是乎是則尤爲予所敬信云耳心齋張潮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此谷...」等字樣，但難以辨認。

讀莊子法小引

往昔有人名曰莊周。周之奇。不知其所以然也。化而為書。名曰莊子。書之妙。不知其所以然也。是書也。出乎意想之外。而遊于溟濛之初。吾烏乎讀之。句與為句乎。字與為字乎。庸詎知吾之所謂句。即莊之所謂句。吾之所謂字。即莊之所謂字。耶。文與為文乎。義與為義乎。庸詎知吾之所謂文。即莊之所謂文。吾之所謂義。即莊之所謂義。耶。吾烏乎讀之。無已。則仍以莊讀之。彼且為鯤鵬。亦與之為鯤鵬。彼且為蝴蝶。亦與

名代義書 讀莊子法小引

之為蝴蝶而後乃今將讀莊。僖父笑之曰。彼且奚讀也。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伊吾以取富貴。亦若是則已矣。而奚以洗洋自恣之文為。悲夫。之僖則何知。夫餐沆漚者。不慕腥羶。御風而行。不愛車馬。吾將如庖丁之解牛。不以目視而以神行。如輪扁之斲輪。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如痴癡者之承蜩。猶掇之也。浸假而化予之身。以為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心。以為養生主。浸假而化予之言。以為齊物論。予之行。以為逍遙遊。與莊豈有二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十九

新安山張潮而山來王軒又內

北海曹貞吉實菴大校

讀莊子法

三山林雲銘西仲著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

仁壽。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已矣。篇

之有內。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

昭代叢書 讀莊子法

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

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及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爲全書收束。而內七

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眾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谷食風雜說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為主。外篇雜篇旨各分屬。而總不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着意。全不問其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敘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為一家。其曰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種學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世人乃以

老莊作一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于物之所不得。遯一句。卽薪盡火傳之說。爲全部關鑰。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闕。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嗇。心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豈所自始矣。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爲田

子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卽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爲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遁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驀撰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

言屬之。危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爲典實。加以褒譏。何啻癡人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奕意。修危言。遊鳧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爲郭子佐。剛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尚有鷹手。未經擯斥。世無明眼。以爲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

絕聖弃知。搯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爲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爲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乃其徒爲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

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其眼目。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澀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刃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類於禪教。合三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旨。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

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為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位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面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段。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段。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

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為得其真。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為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跋

三山林西仲先生司李吾郡僕時尚幼不獲一聞聲
欬稍長讀莊子因覺微言妙義雜出不窮運斤成風
悉中肯綮棄糟粕而得神奇不獨爲讀莊子之法且
可爲讀一切書之法也心齋居士題

三山林西竹尖全行... 不蘇一閱...

塞程別紀題辭

與朝混一區夏宰制萬方幅隕之廣為千古所莫及
蒙古諸部落雖越在邊陲然久為王化之所覆幬不
謂無知小醜侵其鄰封致煩天討旋奏蕩平山陰
余子同野隨督運于公壯遊塞外以其見聞所及勒
為塞程別紀一書此又從來紀行之所未有者也竊
嘗取而觀之其于花也木也山也與內地同其于水
也沙也與內地異其于晴也雨也與內地同其于寒
也熱也與內地異由是思之在天則察其寒與熱在

名代叢書 塞程別紀題辭

地則辨其水與沙觀于同異之間雖未嘗親歷塞外亦無難想見其大凡矣獨其所紀僅及于第十八臺喀爾倫而止此外未之有及豈余子車轍馬跡僅至此耶抑此外便無可紀者耶僕生平足跡不踰里閭非無勝情苦乏濟勝之具因不復作遨遊想然見人之壯遊者未嘗不健羨歎慕之今余子之遊則又為文人韻士之所必不能到即使其紀載之書文字樸拙猶令人不忍遽棄况乎筆致曲折頗彷彿于山經水注之間寧不為好事者之所賞耶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

新安張潮

塞程別紀

又關山陰余案同野著

武林趙承烈照菴校

京師東直門七十八里至牛欄山山北二川西曰白河源出石塘口外東曰朝河源出古北口外至此合流由通州達天津直沽入海又五十里至密雲縣縣有新舊二城朝河遶城西八里至石嶺雙崖列峙潮

河夾流水勢山色漸有可觀。又五十二里至石匣城。山環四面。水遶城東南一二里。城小而堅。城守副叅以下南去十餘里。山上泉如瀑布。過大石下積爲深潭。內有龍。聞極靈異。守備邵登雲至潭上叩頭求見。忽二魚衝波而出。忽不見。彼則以爲龍矣。豈真龍哉。又聞戚南塘有題字在。悵不及一往觀也。又八里至腰亭。望見口上諸山。始有森森戟立如牆如壁者。至此路雖漸隘而山曠。中間澗水分流頗曲折有致。又十五里至新開嶺。道出兩山間。下臨絕澗。盤旋曲折。

十餘里隘峻難行。嶺上舊有關城。俗名三天門。嶺北河水深沒馬腹。幾不能渡。別從嶺南下東去。又一山道亦通古北口。頗平坦。至朝河下流有橋可渡。十五里至古北口。城在四山之上。澗水中流。長城綿亘。雖人力實天險也。鎮守總兵官開府城西南一二里。山城下新建瓦營房數百間。魚鱗鳥翼。頗壯邊觀。北門外有宋楊令公祠。欲往謁之。念令公雖忠而受制監軍。師敗身死。初不知君命尚有所不受之道。遂止。城西北數里至關口。朝河從水口入。西有皇華亭。東

安冀遠大道。又十五里。至三岔口。又七里。至釣魚臺。山石臨河。坐其上。俛視潭水。中隱隱然有魚可釣。所攜衣針。可以作鈎。但無從呼稚子爲我敲之耳。已而聞

上會釣於此。故以得名。又二十八里。至十八盤。嶺高不過數里。而紆迴曲折。車馬由其上。忽左旋。隱木石中。倏右旋。如出頭上。漸高漸遠。望之若可梯天。人以爲險。以余觀之。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險則險矣。猶嫌其險。而不更高更遠耳。雖然。在德不在險。天下而

果一家也。車轍馬跡之所必由。坦坦然駕八駿而驟康莊。奚以此紆迴曲折爲哉。又十里。至偏嶺。高亦不過數里。嶺上下積驟馬骨。臭不可聞。因十八盤及此重險。凡車載過之者。不難於上。而難於下。其上也。勢必緩進。故雖艱澀而無害。及其下也。將車者苦於從下而上之難。力旣竭矣。則反悵悵然。怠於從上而下之易。注千丈之坡。加之以重載。壓後車馬。勢動欲止。不可得。至於覆敗馬斃車下。而且或及人者矣。此蓋難易勢殊。而彼不知也。余傷之。言之執事者。凡車從

上而下。每一車止。駕一馬。餘騾馬繫之。車後十車爲偶。合十車。兵夫共挽。定一車。次第循敘而後下之。又山道多磴。車礫其上。如下一級。必戛然有聲。幅因而脫。軸因而折矣。宐令每車各束楚而編。管遇磴投隙。中古所謂安車蒲輪者。可祖其意。初創議。有或指余而言曰。爾河官也。此船頭上拷把水口下捲埽法。何足爲軍中道耶。余曰。噫。儉父兵猶水也。余誠河員。河固未易易言也。誠能以治河之法。通之治兵。雖挾輶振轡。如霆如雷。而橫行窮荒極北之鄉。可矣。汝知之。

乎。何止爲是。因與其嶺上下反覆。道此義而嶺外有松杉雲表翠峰如屏。夾山道桃李梨花開無數。山麓有徹底清泉。都及細玩之。甚以爲恨。喜前路漸平坦。坐馬上俯首。信馬蹄兀兀然。思而得之。如在夢邊。覺來失笑。又八里至鞍匠屯。兩山漸開。川原曠濶。現在耕牧。旗下莊頭數家。墾鑿樹畜。彷彿內地。又二十里至小興州。耕牧丁壯二十餘家。又五里至大興州。皆元故州城。基址猶存。今置大糧莊頭三家。耕牧爲業。丁壯百餘口。又山東流民三四家。其山產榛栗等。

城北里許。山麓有元丞相帖木兒記功碑。俗傳李陵碑。非是有二川。其一朝河。其一灤河。朝河之西。黑山下龍潭溝。聞有蘇武廟。灤河之東。有山如塔。灤水由喜峰口入內地。經太平路南出峽口山。至遷安縣折而東。繞清風臺山後。由永平府城西灤州城東南。至樂亭縣西南劉家墩入海。自大興州七里。至兩間房耕牧數家。林木暢茂。溪流有聲。下馬運亂石填溪水。傷坐其上。脫足洗之。見隔岸山麓樹叢中。若鸞鶴之類。數百。驚人而起。舉而復集。戛戛然鳴。聲如聞色目。

人語正浮。足水面。翹首諦觀。而審聽之前。僮父者。又忽來效余。其人覺魁梧。然中乾無川。遽爾呼足。心痛不可忍。急起而口中噉噉。若咎余累及之者。則又堪絕倒也。時蓋四月終。而塞外猶寒。水流動者更甚。宐無怪其然。但余又不知何以獨能堪之。况余素有足疾。畏冷。此獨不覺。乃不可解。去後。覓所佩小刀。因在彼亂石上坐久。失去。彼僮則又來。謂余曰。可以爲慢遊善忘之戒。思其言。未嘗非是。然余游觀之興。正在發軔初。偶失小物。實未之介意也。又十八里至波。

羅腦金經註波羅蜜者登彼岸也此不名蜜而名腦意其猶在此岸也至此兩山又漸相逼山高水深隔溪一峰聳而立古松栢蕭蕭參天崑石磊落而深秀望之儼若靈鷲峰然山之麓又一壁逆抱溪上如別一天意其中必有異然可望而不可卽則此岸之義是矣從此岸南去百餘步崑石亦聳秀其最高巔大石上一松如蓋崑雖峻可攀而登同行一文吏登之曰誰敢居吾上一強有力者出其上則亦曰誰復敢居吾上余最後登但進進不容已無意中至松樹下

坐而平視則我已與彼一峰列峙矣松樹傍有石奇怪呼兩人使上示之則誦後赤壁一句云蓋二客不能從焉又十里至騷壺營籬落數十家又十里至鐵匠營籬落十餘家自大興州至此夾道皆崇山峻嶺懸崖峭壁其道或寬或窄而傍多細柳天桃蒼松古樹不亞江南春色但巒中猶有積雪望之如玉石就之則森森然冷逼人矣初夏尚被重裘蓋所謂同天而不同時者此也又十五里至小官營籬落二三十家又十五里至土城平原大川周四山寬數十里籬

落五六處。耕牧爲業。附近內八旗蒙古。其中多有山
左明末年。被擄人。一老婦。衣百片破羊皮。披髮跣足。
走帳前乞食。初視之。如脫來鄴都城內鬼。熟察其音。
則知爲揚州人。年八旬餘矣。何自至此。不忍問。與之
食。使去。又十五里。至大官營。籬落數十家。又十五里
至二道營。又十五里。至頭道營。各籬落數十家。又五
里。至百花洲。山多野芍藥。可採而食。有野韭。與不識
名野菜。凡幾種。俱可食。藥菜紅綻而未開。餘無所見。
奈何其名擬之。姑蘇臺畔。當西施鄭旦清歌妙舞游。

息幽芳。名勝地。同非妄。則僭。旣而歸途。在獨石外。見
種種彩色。奇異花。然後憶。知其地。宐亦然。昔人當有
至其地。適逢其時。乍得見之。故遂稱爲百花洲云。或
者當元盛時。往來上都。挾美人。有如西子者。至此亦
未可知。但不可想見其效顰時。果何似耳。又二十五
里。至青嶺。本名北何氣嶺。不甚高。多大樹。望嶺北。諸
山如大屏風。一峰列壁。尤聳翠。山脉分十數行。蜿蜒
而下。各各迴抱。山窩間。草木深黑。而搖動。飛走潛伏。
殆非人境。旣度嶺。選溪畔。樹下石坐。觀石雷下。初生

魚兒出沒翻水花中。轉欣然忘機。已而夕陽照石壁。上如夜方旦。偶然得句。忽山谷中有聲似豸虎。亟起去之。憶前所得句。如去空山覓人跡。杳不知起落之所在矣。幻化之極。慨余心胸中。不能不奪於境。以此驗之。欠十年工。在不可不知也。又三十里至郭家屯。自青嶺以北。夾道兩山間。多石壁。將出兩山口。望見前山曠然壁立。張數十里外。多赤色。儼然赤城。真大觀也。其中最寬廣平原萬頃。曰郭家屯者。前代當必有人於此。曾屯田。而其時土著郭爲大姓。故因以立

名也。南去古北口。北去北岔。東去喜峰口。西去獨石。路各數百里。此爲要中形勝都會之區。不宐輕視之。置之膜外。今雖有數十家住此。耕牧不能盡地之利。且勢輕無益。宐發更番謫戍。與凡有罪願贖者。萬人於此屯田。兼以畜牧。灤河從西北來。寬一二十丈。深沒馬腹。產魚最美。卽灤鯽也。擬從其下流。凡經過山口石峽間。可闢者。闢之畜水。使倍深廣。水渙時。可通舟楫。達內地。夏五月間。亦可用爲灌溉。曾見歛中山上田。引山泉灌之。嫌其冷。糞以石灰。灰性熱。在冷

泉中亦能發生故也。此法即不能通之塞外。但就現在土著所宜種黍麥之類。俾萬人墾之。自食有餘矣。若使兼利畜洩通貨財。濟有無。則此萬人者。所力運可食數萬人。漢時玉關外有都護官。宜於此立都護府。如漢趙充國。班超。唐郭李。宋韓范。元耶律楚才等輩。人物經營十數年間。當必雄視朔方。威震萬餘里外。無疑矣。附近東西喜峰獨石等口外。亦各分爲副貳統轄於此。東自遼陽。極西至洮肅。亦宜如此。等要中所在各立都府。各府各不下數萬人。各隘分副貳

亦如之如此。則不費內庭斗糧匹馬。而形勝百倍。奚管長城哉。吾故嘗曰。長城不在城。而在人。險在塞外。初不在塞上也。因至此。灼見其形勢。有宜如此者。偶然述之。但其中不能無弊。將俟暇日。與識天下大勢。知大計。作遠圖者。細論之。十里至羅北營。籬落十數家。又五里至三道營。籬落五六家。自古北口至此。凡有籬落所在。草屋周外。皆編木爲柵。或用荆榛等爲之。高出於屋。藤蔓其上。枝葉離離。然長條倒掛。搖風日。烟雨中。四山觀之。如陳章侯最得意水墨畫。因是

想知古人落筆處。卽自成一家。必有所見。非率意自爲之也。又二十里至崆峒山。一峰直立。上有孔洞。然達前後。俗本呼之曰窟窿。好事者文之以美名曰崆峒。廣成子得仙。黃帝就而問道。豈其卽此。何好事者之多。以空文遺誤人。有如是耶。余只作窟窿觀。相其面。又相其背。從其後。小徑環而出。然後知其雖孤立。而不古不秀。不及大小孤。遠甚。又擬其空中。或別有異。然奈何。不令人得登灼。見其果有異與否。而後稱述之也。今旣不然。姑置之。其前山亦聳立。有如劍如

戟。如牆如壁者。人皆以爲奇。余又下馬坐樹下。一再審察之。但覺昂昂然。有逼扼人勢。北鄙氣象。駭俗耳目耳。我不取也。又十五里至小伯顏溝。自此以北。多沙石。少土性。地遂寒薄。惟見羶毳。無復村舍籬落矣。又十里至半邊山。山高壁立。有云似畫家疊書皴者。就而觀之。初無他長。又十里至大伯顏溝。伯顏者。猶言豐饒也。其山草木頗茂盛。多野獸。便於色目人打生放牧而已。餘無足取。又三十里至轉水河。山多松樹。無人烟。三十里至紅門山口。本名哈馬兒昂阿。多

松樹無人烟。山漸低小。灤河之源亦止此。聞自此至喜峰口諸山。松皆合抱。本朝來商利而採之。由灤河後運入喜峰。所棄松梢長尚十數丈。積久橫山上。供野火後燼。黑成長炭。無所用之。豈不惜哉。餘松雖多。乏棟梁之材矣。又四十里至夾河溝。本名塔木它羅海。自此以北。山澗漸遠。惟覓有水草處。即可駐。又三十里至螞蟻圖。地頗平坦。山遠少樹。是夜白總戎劉公營遣僕夫驅所乘馬。隨大羣放牧。夜將半。驟入羣。有若豸虎者。馬驟共三百餘。皆驚逸。不知所向。侵晨

總戎營放步騎四出追之。薄暮始復。由是以知出塞之難。非難於行軍。而難於行運。非難於行運。而難於牧馬。凡驟馬非放之得青。則所賚不給。放青必以夜。有去營一二十里。至三十里者。守牧不過十數人。無論豸虎驚奔。而蒙古色目人。往往來盜。故蒙臯比入。驚羣。因其逸而驅之去。雖善追者。亦無如之何矣。遂言之。總戎公是後放牧所在。前一日。宐先使人熟知其地。加之以騎士。挾弓矢火器。夜數番休。附近有駐牧蒙古者。宐亦使人問知其部落酋長。使之聞之。而

恩威之間。使不得爲盜。并可。使爲我禦。則善矣。又三十里至甲達河。本名牙帶。它羅海。有水草可駐。又四十五里至諾爾。有河二道。山遠無樹。又四十五里至克本泥。又拉俗名後店子。寬廣平坦。並無薪木。用馬糞代薪。自此始。又四十五里至上都。本名圖爾根伊查里。元舊都。其內宮殿燼基猶存。有龍光寺石碑。土人呼爲一百單八廟。城南河水通石匣。今內八旗蒙古。并新降喀爾喀部落。雜處放牧。五里至雙塔塔兩立小山上。去十餘丈。各高數丈。如尖底甕而無絞。

有竇中空。東一塔。磚壁上有題某年月日翰林某過此者。動余詩興。立西一塔。前小石臺上。題壁甫已。某明府至。題其右偏。某總戎公至。云爲我書一絕句於左。余謝不敏。強之不得已。傍立石臺下。仰筆書於左。旣而於山下馬上觀之。余則儼然出其上而居中。何可當哉。欲毀之。又思之曰。露天地土塊壁上。淡墨字。幾何日乎。因勿毀。且使此塔亦暫得有如某者至此。把寸管爲一掃之。又十五里至趙耐漫蘇門泥。又喇小小土山。無足觀。又十五里至漫綽可。又三十五里。

至額崙山脈沙起非土非石細柳叢生長丈餘可用
爲矢所謂董澤之蒲卽此類也細流出蒲柳間日中
熱而大渴飲馬而後自飲雖中冷泉不能過之有泉
如此且渴甚飲何後於馬哉古有云途長藉馬力况
絕域乎杜工部云真堪托死生所托死生者敢先之
乎噫吾今而後知吾乃不若馬漆園曾有云呼我爲
馬則爲馬今日者我便能爲馬矣誰呼之哉三十里
至十八里台又三十里至枯崙諾爾凡言諾爾者華
言海也海周數十里色如米汁飲無毒其北里許又

小海周十餘里水甚清甘二十里至三岔口本名西
喇諾爾其水甚清其地路分古北獨石張家口故曰
三岔運上官多看守所積餘米及計師旋日應給兵
夫口糧於此者至此始見有酒可沽凡鹽米果蔬及
乾魚肉等俱有之價俱十倍賈者從口內捆載而來
逐厚利雖嫌其太貴然使無此一人從何處得望
見之哉空不嫌其貴矣如囊溼何又二十五里至六
臺本名和爾博諾爾海周二十餘里色如米汁掘地
取水沙白者水清有黃者黑者赤者皆因沙得色然

澄之許久未易清。殆亦與之俱化者矣。是役也。糧運由古北。大兵出獨石。自獨石五十里外。爲始。始設官置遞。曰臺。臺各相去五六七八十里不等。就水草之便也。先是總憲于公駐此督糧運。後遂進次十八臺。其地自此以北。皆積沙如山。大兵糧運出沒其間。車轍馬跡。動輒入沙尺許。初覺甚艱。公留官命治道。凡積沙最厚所在。伐細柳。顛倒束而鋪之。遂便馳輓。至鑿輿凱旋之日。加以新柳。仍覆以沙。柳枝葉略露兩端。斬斬然。葱鬱平軟。如漏地綠紗。裯擬從古來警

蹕除道所未曾有。各運文武官於此留屯。餘糧者多於三岔。皆編柳爲門戶。比鄰夾道。儼然城市。晝樹旛。旛夜則各發鎗炮。如元夜爆竹聲。各擊柝鳴鑼。往往驚人寐。賈者輻輳。相與貿易之所。曰小市。此段景象。不意此在何處。得見之也。余雖往來上下。駐此最久。覓伴擇山坡下地。平水甘而略遠。囂泛之所。亦立門戶。且構柳爲亭。無事坐其上。不離皮絮。初不覺五六月間。是何氣候。反愀然自語曰。秋風將至。能無望之。而先彫者乎。余尚堪之。如不堪何。但破慳囊。買一尊。

引以自酌而已。又三十里至昂吉兒兔。四周積沙如山者。千堆萬疊。此獨寬曠。饒水草。鑿輿往返。皆駐蹕于此。水草間高窪不等。過者空略。逶從柳枝鋪墊。所在行。余誤入之。馬遂陷。余亦幾墮其中。幸而得出。不遺餘力矣。因駐此。呼從征哈爾。備及綠旗兵丁。亟伐柳。加所曾鋪者。又一層。高出尺餘。長六十餘丈。慮師旋日。或遇雨積水。車騎由之者。不使其高。則并不知可出之道在何所。且不止蹈余前轍。而余既嘗之矣。忍遺之後來者乎。三日而工畢。閱其東南十餘里。

外諾爾。周五六十里。多魚鳥。不及網羅之。其水味鹹。產鹽如陝中華馬池。能自長。落有似乎湖信者。故凡言諾爾。卽華言海。海則海矣。余則生居東海之濱。如吾所見。特小之耳。其東曰者布通。答曰尊王。西曰哈喇蘇奴。某貝勒。此二部落。台吉內一人。聞原籍山左人者。未詳。六十里至哈什馬哥。四十里至噶爾兔。又四十八里至滾諾爾。諾爾爲海。已言之矣。滾者。猶言深。凡諾爾。雖極大。不過中原一沼一湖而已。此諾爾則奇。奇不在大。大不過數畝。在深。何以知其深也。凡

物墮其中不覺有少影響凡過此者雖甚渴不敢於此飲其馬更奇者中有物夜呼震地筆帖式某者為余言初未之信既而至其所余亦不敢飲吾馬由是知先聲可以奪人原不在果有無也又四十五里至果豁蘇台即十臺師旋以後露貯餘米於此并五臺所貯約共萬餘石裝之以布袋覆之以油單貫繩束板以壓之儼然峰起以示遠人以需後用必有意在非所敢知也其地勢則漸平坦由沙磧而且入瀚海矣又四十五里至胡魯蘇台又六十里至蘇阿勒兔

又四十七里至哈必爾哈又五十七里至呵爾伙又五十五里至豁爾豁又五十五里至僧色又四十九里至枯倭兔又五十里至喀爾倫明成祖勒銘處今十八臺又曰額倫四十八家蒙古部落界止此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古者教民其法且古者教民也必盡其力

蒙養詩教小引

古者之教人也。皆有其程。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
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
五年。而後入大學。計自八歲以來。為年者七。此七年
中所學者。皆童蒙之事。後世則不然矣。六歲入鄉塾。
自兔園冊子。而外。不復更及其餘。其貧者。或能為先
生拂拭几案。稍稍溫飽之家。即以委之奴僕。不復更
親執役。不第為弟子者。不知人生當有此學。即為師
者。亦不復知有此教矣。嗚呼。可勝歎哉。夫童子。在父

昭代叢書 蒙養詩教小引

母膝前不無恃舐犢之愛。驕傲慙癡。頑鄙粗率。苟順其性而不為之制。必且以欺凌尊長為尋常。犯上作亂。皆由于此。故必有以折其強悍之氣而歸之于醇謹。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論語孟子之所云。曲禮內則之所載。當不我欺也。吾鄉胡匏更先生為余父執。著有蒙養詩教。以訓迪童子。俾入學之年。即知尊親敬長之道。與夫服勞奉養之安。其嘉惠子弟者。豈不誠甚盛心哉。苟以辭章俚鄙為嫌。吾不知其將以是編供文士之讀耶。抑將以訓童蒙也。心齋張潮謨

叢書卷二十

新安張湖長山來輯

江都宗元鼎人定九式校

蒙養詩教

黃山胡川匏更著

書生站立要端然。氣象如山學聖賢。下莫參差蹊一足。上毋斜倒側雙肩。擺搖不定應生厭。倚靠難停更可憐。立定脚跟從此始。德容古訓至今傳。

行

行步童年寓聖功。采齊肆夏古人風。周旋曲折循規矩。進退優遊守敬恭。若遇親鄰前拱揖。或逢尊輩繼追從。凡人皆可為堯舜。只在徐行後長中。

坐

坐來端拱肅容儀。養重收心在此時。莫把一身偏左右。謾將兩手戲東西。橫肱礙肘招人惡。蹠足張箕惹眾嗤。記得古人言。一句坐如尸。也是吾師。

籠手

緣何舞弄好嬉頑。兩袖垂來欠雅觀。若肯習儀都可學。只消籠起甚無難。手心略與中心近。右掌開平左掌安。再得從容通禮數。誰人見汝不欣歡。

拱手

須記逢人把禮施。人因拱手作威儀。初逢用此相參見。臨去還將作別辭。中禮不過令並口。至恭方舉到平眉。少時若未先嫻習。試誦鄘風相鼠詩。

肅揖

南北先分左右施。次將兩足立教齊。從心抄滿圓舒

翼近額提高勿過斜。漸次屈來同磬折。從容灣下記頭低。起時尤要身平直。方見趨庭邁等夷。

展拜

拜時又手要從容。漸漸身灣是鞠躬。跪始左兮右屈後。起先右也左伸同。手齊按地方成伏。膝襯扶肱又着胸。直到平身當禮畢。毫無踉蹌乃稱恭。

着衣

生人何以異牛羊。上有衣兮下有裳。衣着必先提領袖。袴垂休使露襪襠。頂冠束帶成君子。袒裼昌披是

病狂倘若綻污勤。補浣穿來全不礙。端莊

喫飯

飲食隨時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陪尊席毋先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喫殘須莫反。飯湯流啜最堪羞。遺羹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

應對

諸生說話忌聲高。詳緩溫柔貴有條。訊問到來猶顧讓。語言未及怎嘮叨。至誠老實為忠信。謔浪虛浮沒下梢。不見巧言同利口。覆家敗事盡渠招。

非言非語本無聲。何事聞來却厭頻。故故嚙痰多嗽
咳。常常呵欠沒精神。豈關飽後時噫噦。罔顧庭前遍
唾津。總是放心收未得。不思何以拜楓宸。

人前只管鼻吹呼。定是心粗氣始粗。試奉天君心作
帥。自降物役氣從吾。惺惺守去令常在。欸欸調來漸
若無。彷彿屏除如不息。肅然端的聖之徒。

寔息調神自有時。那堪昏睡竟無知。須防面仰令張
口。更忌身番作偃屍。夔屈隈藏呼吸小。龍潛寂靜夢
魂怡。窗前若警雞初喔。平旦幾希仔細思。

諸生領着出恭牌。須擇無人僻地來。若犯日星俱有
罪。正當門路亦多災。登牖應記寬衣去。下厠還該淨
手回。或是清池令齧齧。喪心無行豈良才。

灑掃經儀習在晨。盥盆箕帚奉循循。中堂播水室擗

水右手驅塵袂。郭塵拚則退行先。自奧扱之移聚向。當身莫嫌服事爲人役。從此裁成詣聖神。

事親

父母恩深等昊天。孩童孝順報難全。早晨先起問安否。晚夕還來看坐眠。喫果便思懷顧養。出門須想望雲邊。有時打罵毋嗔怒。更要和顏近膝前。

事兄

兄友弟兮弟敬兄。天然倫序要分明。席間務請兄東坐。路上應該弟後行。食莫由先須遜讓。財寧取少勿

欺爭。諄諄誨汝無他意。爲是同胞共乳生。

尊師

父生君養分相參。教者惟師恩並三。傳不習乎須日省。道宜尊也始無慚。縱遭撲責心休怨。卽代煩勞事亦甘。就養服勤皆古訓。春風時雨細詳探。

處友

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爲弟長爲哥。同牕共硯須謙讓。立志存心互切摩。勿以善頑爲最契。毋因小失便傷和。至誠好學當親近。戲嫚狂生莫近佗。

見賓

日聽呦呦歌鹿鳴。嘉賓相見卽相迎。主人肅客右邊
入客遜主人西上行。拜坐畢時當舉問。酒湯初進合
親呈。席終禮送詳賓顧。恭敬周旋在至誠。

讀書

出入躬行力有餘。便當勤讀聖賢書。少年着力中年
熟。小字能通大字如。句句咀含風韻美。條條朗悟月
懷虛。養成有用真經濟。窮達均宜道在余。

寫字

聖賢經術義何深。盡在書中點畫尋。體辨象形至假
借。功多勾榻及摹臨。拈毫運用惟虛掌。先字操持必
正心。心正自然令筆正。此言珍重勝南金。

歌詩

詩教功全養性情。性情調洽聽歌聲。勾舒串振倫無
奪。生長收藏曲始成。唱和一堂歸大雅。感通天下自
和平。孔門點瑟回琴樂。不異颺言韻載賡。

此處有非常之論，其言甚多，然其意則一也。蓋人之所以為人也，在乎其心之正與不正。心正則德立，德立則道尊。道尊則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焉。此其大者也。至於其心之不正，則其德亦隨之而廢，道亦隨之而微。此其小者也。然則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然後求其德，求其道。此其所以為學之要也。至於其心之不正，則其德亦隨之而廢，道亦隨之而微。此其所以為學之要也。

跋

古之蒙也誠。今之蒙也偽。古之蒙也直。今之蒙也狡。古之蒙也弱。今之蒙也悍。古之蒙也訥。今之蒙也佞。蒙既已異乎古矣。其父兄亦復不知其當返乎古而方喜其能苟非為之師者。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不愈成江河日下之勢哉。蒙養詩教其文則淺近之文也。其事則孝弟之事也。誠于日課之暇。一諷詠之用力少而為益深。誠蒙養先資也。心齋居士題。

補之田代少而益刻耕業養沃資也心齋居士既
以之文也其事限筆翰之事也編午日縣之理一屬
到附不愈為山而日不之獲耕業養膏澤其文限對
其言其指亦非然之謂昔朝百川而東之國其闢于
業則已異乎古矣其父只亦跡不賦其當致乎古而
古之業也陳今之業也辨古之業也而今之業也對
古之業也歸今之業也歸古之業也流今之業也對

西北水利議題辭

永利之制莫詳于井田理學家往往以井田為首務
而言經濟者紉之蓋生長東南不知西北之地勢也
夫東南無尺寸不耕之士其可畫為井者既已無多
而地之所入反數倍于西北豈非以水利所在而有
之故哉若西北一帶必雨暘時若乃克有秋苟遇旱
災則赤地千里動煩當宁之經畫即遇豐年而畝之
所入亦不及于東南實以水利之未講耳欲興水利
莫若仿井田之遺意而變通之俾畝畝之間有溝有

洫有遂有澮亦不必拘拘于十夫百夫也祇得其大意而可已若十六受田六十歸田則萬不可行唯屬于田主聽農夫為之佃舉牛種耒耜之費田主任之不復煩縣官之綜理貧者許賣富者許買庶不以田多為累苟如是則西北地之所入漸可敵于東南矣夫東南不過一隅地不及西北之半其所以勝于西北者良以東南水利出于山河之自然而西北必待人力成之然成之既久則亦與自然者等讀筠菴先生此篇益以知余言之不謬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一

新安張潮山來輯

西北水利議

廣陵許承宣力臣著

中州張榕端子大校

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者率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晉乞糴於秦明年秦乞糴於晉又明年晉饑秦伯餼之粟蓋天行遠不過

千里故告饑於鄰封。卽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之過也。古井田之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者水之滙也。萬夫之所恃賴也。旱則川之水。可由澮以入於洫。由洫以入於溝。由溝以入於遂。而田不病燥。溢則遂之水。可達於溝。溝之水。可達於澮。澮之水。可達於川。而田不病濕。秦人盡壞其制。後世

莫能復。間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行。或行之未久。輒罷。無他。狃於常行習見。而不肯輕犯難成之事也。水利不興。則地寶不登。卽有藝來牟。稷黍諸早穀。而所入不足以應長吏之追呼。於是有棄田不求。而無一人受者。而欲募民墾荒。興水利。其誰應之哉。然則虞集所云。以百夫耕者。爲百夫長。以千夫耕者。爲千夫長。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命以官。給以祿。我知其不可以勸民也。集之議。不行於當日。丞相脫脫乃行之。於至正間。則以工價農器牛種諸費。悉取給於

官其時鈔法大行散之於下者復收之於上故給鈔五百萬錠內帑不虧而費用足明以來鈔有散而無收則雖起脫脫於今日亦不能以虛名而邀實利也且吾欲興水利以墾萊田而澗泉在其上陂池在其下民間熟田錯雜其間夏秋霖潦大作則澗泉之水奔潰四出其勢無由達陂池以會於川而入於河故西北不獨亢暘之足憂而亦氾溢之可慮自非於民間熟田相其水勢所趨令捐棄尺寸以行水水道不可得而通也然而或鑿其右或掘其左或穿其腹或

斷其背壞本氓自有之疆剛成他家公用之水利自非厚償其直其誰與我然則水利終不可興乎曰不然國家廣開事例所以佐軍需也今賑澁次第底定將停諸事例以澄序官方矣不卽用見開之例於西北各省每縣增設農田官此口之品級與他時陞轉皆得比於縣令而以其應捐納之數募耕夫俸錢鋪買犢儲種并償民之棄熟田爲水道者五年復其租以代廩祿胥役之費又五年乃覈其賦額以爲殿最隸之於藩司而上之於計部額滿乃得遷不稱職

者罷之。將人人自奮於功名。新田賴以墾。而熟田亦得饗其利。下可因農事以進身。上可資本富以足國。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卽東南之歲漕可漸減。國家漕運歲費。雖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比民間中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贈耗不與焉。况乎河漕。大臣下至閘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芻等費。尤不可勝計者哉。又况東南秔稻之田。所資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漂土沒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實西。

北。豈若治其上流。開溝洫以行水。築隄岸以障水。爲梯田以受水。濬陂池以瀦水。桔槔以導其出入。牐壩以時其啓閉。有全利而無小害也哉。是則燕豫秦晉齊魯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東。瀕海也不必脫脫之河間。保定密雲順義也將見所在皆腴壤。東南漕粟可盡改爲折色。民無兌糧之費。不蠲賦而筋力以舒。國家歲省四百餘萬之金。不煩輸將而天庾常滿。亦何憚而久不爲也。或曰。漢孝武設搜粟都尉。明帝置宜禾都尉。三國時有典農中郎將。是宜以武職領

之如近日衛所屯營守備可矣。余曰不然。訓農非親民之官。不可用。三代時鄉大夫。遂大夫。皆文臣也。彼知有功得遷。必自愛而勤於其職。吾見古孝弟力田之科。且由是可復。而國家亦豈有名器濫用之失哉。

跋

戰國時韓使水工說秦鑿渠三百里。欲以罷秦而富韓。卒為秦開萬世之利。國浸富強。由是觀之。則是西北水利。初未嘗不可為也。第患無實心任事之人耳。故欲為國家省餽餉之費。則必興屯田。欲興屯田。必開水利。欲為斯民籌乾旱之虞。亦必開水利。此不易之理也。有志于經濟者。其可不講于此乎。心齋張潮

思。出。亦。志。于。登。極。其。臣。不。滿。于。此。乎。心。當。其。時。
 固。水。而。始。為。漢。及。漢。卒。年。之。與。衣。必。開。水。陸。其。不。是。
 如。如。為。國。家。身。給。所。之。費。則。必。與。山。田。給。典。也。世。必。
 水。木。陸。而。未。嘗。不。以。為。出。最。出。無。實。心。升。車。之。八。其。
 神。卒。欲。奉。而。萬。出。之。保。固。是。富。能。山。長。壽。之。順。其。
 如。國。和。轉。對。水。工。信。來。繼。果。三。百。里。為。以。對。秦。而。富。

謝臯羽年譜小引

為。忠。義。于。國。尚。存。之。日。猶。易。為。忠。義。于。國。已。亡。之。日。
 倍。難。夫。國。既。已。亡。矣。舉。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
 所。接。無。一。不。與。斯。人。相。忤。又。况。所。聞。所。見。與。所。接。者。
 咸。能。觸。其。黍。離。之。感。而。悲。痛。于。不。自。知。則。斯。人。者。其。
 必。為。山。川。間。氣。之。所。鍾。較。之。國。已。與。亡。諸。臣。雖。有。生。
 死。之。不。同。而。其。為。忠。義。則。一。也。有。宋。謝。臯。羽。當。文。信。
 國。既。歿。之。餘。猶。時。時。登。西。臺。而。慟。哭。余。曾。于。嚴。先。生。
 祠。堂。中。一。拜。其。位。後。復。得。於。越。徐。堃。公。氏。所。著。年。譜。

昭代叢書 謝臯羽年譜小引

及金華遊錄注讀之。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豈非忠義之氣。其感人有獨深歟。臯羽生于理宗九年。距臨安之陷。二十有八年。次年端宗航海。又二年而宋亾。臯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信國死。又十六年而臯羽始死。其作冬青樹引。及開月泉吟社。與夫金華之遊。汝社之會。皆在信國死後。殆所謂為忠義于國已亾之日者也。苟非坐公氏詳考而備錄之。曷由知其初終次第。有如是之曲折乎哉。則臯羽為信國功臣。而坐公又臯羽之功臣矣。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二十一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歷陽 戴移孝 无忝 校

謝臯羽年譜

會稽徐沁埜公著

巳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先生世居福州長溪。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驥。祖嘉父。鑰娶秘書省正字繆烈女生。先生其月日時無攷。

庚戌 淳祐十年

時年二歲

辛亥 淳祐十一年

時年三歲

壬子 淳祐十二年

時年四歲

癸丑 理宗寶祐元年

時年五歲

甲寅 寶祐二年

時年六歲

乙卯 寶祐三年

時年七歲

丙辰 寶祐四年

時年八歲

丁巳 寶祐五年

時年九歲

戊午 寶祐六年

時年十歲

巳未 理宗開慶元年

時年十一歲

庚申 理宗景定元年

時年十二歲

辛酉 景定二年

時年十三歲

壬戌 景定三年

時年十四歲

癸亥 景定四年

時年十五歲 以不無味要皆教與章泉間

甲子 景定五年

時年十六歲 時宗天林館

乙丑 度宗咸淳元年 之倫皆贈其文以勉其音節

時年十七歲 先生父鑰治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辨證諸書為時所稱先生世其業既冠有聲乃從

父如臨安經嚴陵初登釣臺天都遂為因土大樂

丙寅 咸淳二年 士不無味要皆教與章泉間

時年十八歲 侍父寓臨安

丁卯 咸淳三年

丙時年十九歲試進士不第。初理宗朝。姜夔以紹興大樂多用大晟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因上大樂議。復自作聖宋饒歌曲十四篇。詔付太常。至是先生亦作宋祖饒歌鼓吹曲十二篇。又為宋騎吹曲十篇。上太常樂工習之。論者謂其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堪與唐柳宗元相並。

戊辰 咸淳四年

時年二十歲。以下無考。要皆落魄漳泉間。

己巳 咸淳五年

時年二十一歲

庚午 咸淳六年

時年二十二歲

辛未 咸淳七年

時年二十三歲

壬申 咸淳八年

時年二十四歲

癸酉 咸淳九年

昭代叢書 謝臯羽年譜

時年二十五歲

甲戌咸淳十年

時年二十六歲

乙亥恭帝熈德祐元年

時年二十七歲

丙子德祐二年五月端宗改景炎元年

時年二十八歲是歲正月臨安陷丞相文公天祥

走江上逾海至閩五月朔端宗登極于福安改

元景炎文公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徽州郡

大舉勤王之師七月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先生傾

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杖策詣軍門遂署諮議

參軍

丁丑天景炎二年

時年二十九歲是歲車駕航海文公于正月自汀

州移漳州龍巖縣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

五月兵出梅嶺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捷號

令通于江淮引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永豐

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文公妻妾男

女皆被執。幕僚張汴等死之。公僅與長子道生、客
杜濟以數騎免。趨永豐。按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
漳水潛者。即贛郡西南之章江。而非閩之漳州。其
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者。乃永豐之睢陽廟也。見
素跋後先生有祭公文曰。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
寒天空。老淚如霰。是歲相別于贛。益較然矣。

戊寅 景炎三年

時年三十歲。按文公是歲移軍惠州。行朝入覲。授
少保信國公。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兵潰被執。

按胡翰傳云。公被執時。翽匿民間。流離久之。第先
生章水之別在前。故未及從公于難。其匿迹流離
者。要自贛還浦之時耶。

己卯 帝昺祥興元年宋亡

時年三十一歲。先生既歸浦城。家室散亡于軍伍
中。購得一子。力作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因
委而出游。初文公有端硯一方。腰縈白紋如玉。名
玉帶生。自為贊。題其背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
兮卷卷。中之藏兮困困。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

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天祥造籀文凡四十四字。甚寶愛之。後贈先生。故獨攜此硯以行。按方鳳行狀曰。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其游樂清之雁山。縉雲之鼎湖。雖不詳歲月。當在此時。因

庚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蕭然空室。蕭然空室。蕭然空室。

時年三十二歲。留甌括間。

辛巳。至元十八年。

時年三十三歲。留甌括間。公于其間。其間。其間。

壬午。至元十九年。

時年三十四歲。是歲十二月九日。文公死。節于燕。乃別贛之後五年也。嗣是先生悲不能禁。每隻影。行游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痛哭。

癸未。至元二十年。

時年三十五歲。方鳳行狀曰。往來鄞越。復五年。自癸未迄丁亥。皆其時也。越于行都為輔郡。故家大俗多存。人尚風節。會稽王才翁英孫。與山陰徐受之天祐。竝為衣冠。避亂者所宗。英孫為宋戚少保。

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別號修竹。長于詩文。有集行世。時方延致四方游士。賦咏相娛。先生依焉。偶出所長。見者皆自為不及。不知其為文公客也。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時年三十六歲。先生在越。主玉修竹家。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時年三十七歲。此文公死節之後三年也。攷西臺慟哭記。過姑蘇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維時六陟。

難作詳考始末。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

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劾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幣事。及丘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

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真。仰與丞相桑哥。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

三僧言。蓋其謀始于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牕密。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珪。永嘉

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先生咸主王監簿家。

協謀收掩陵骨故別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臯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胡翰傳云翔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正指此舉又楊維禎爲文弔翔中言楊璉發陵翔有陰移冥轉之功其詞曰過橋山之攢陵兮重又罹彼璉毒機不容于一髮兮幸首丘之遄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靈封抔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其冬青行中所謂文山老客智且勇者特歸美于臯羽益顯而

著矣。第諸本歲月紀載不同彭山季本以臯羽引中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開唐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璉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卽乙酉正月若係寅歲無論相距甚遠是時先生尚未入越安得作冬青引相別耶。出錄都鄙詩林與謝會什錄其令與吳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歲凡無定與昔昔來 賦之

時年三十八歲先生寓越此文公死節之後四年也按登西臺記吳公于越臺任士林傳所謂過勾

越行禹窆間。北嚮而哭。間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
湖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哭。其游四明諸勝。及
新昌之沃洲。天姥。雖歲月無改。要皆往來鄞越之
日也。維時浦江有吳清翁。渭。曾仕義烏令。退居吳
溪。邑人方韶卿。鳳。宋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未仕高
隱。延于家。永康吳子善思。齊者。乃陳亮之外曾孫。
用蔭補官。嘗攝嘉興丞。自號歸全子。與鳳善。同居
浦汭。是歲十月之望。渭開月泉吟社。徵檄遠近。以
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期明年丁亥三月上巳。定殿

最榜示同人。一如科舉法。按田水南序云。清翁退
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翱。括吳思齊。
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
爲其評校。揭賞云。是先生固嘗往來于浦陽。至戊
子歲而始決計去越也。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時年三十九歲。月泉吟社。于正月望日收卷。月終
竣局。共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中選者二百八十
人。首爲羅公福。卽三山連文鳳。次馬澄翁。卽義烏

馮澄。又次高宇。卽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啓事者凡三十人。授梓者倍之。一時傳爲盛事。先生旣與參校。當在浦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時年四十歲。先生居越。自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猶倦倦于窆骨事。因作冬青樹引。別唐珏。卽于是夏去而之浦陽。主吳渭家。渭爲吳溪著姓。雅好客。故遺逸多依焉。其子幼敏。字功父。登宋亞榜進士。素嚴事先生。無子。以從子貴爲嗣。渭命貴受先生春

秋業。方鳳亦命其子肖學。從者翕然。渭之弟謙。字仲恭。與先生雅相善。其子似孫。時從先生游。謙方延鳳與思齊。爲江源講經社。初先生亦立汝社。以會友。至是始合爲一。情好彌篤。游月泉仙華巖麓。諸勝。當在此時。是歲又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睦有小爐峰。遂窮三瀑布之勝。擬四亭。二橋名。屬同志經度之。又西入杭。慕屈原懷郢都。託興遠游。自號晞髮子。又稱宋纍者。歲晚歸浦陽。爲文祭信公。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

已丑 至元二十六年

時年四十一歲。正月五日。先生偕方韶卿鳳子肖翁。陳君用公凱。其弟帝臣公舉。吳續古似孫。與金華葉審言謹。同游金華仙洞。及北山諸勝。凡畱山中旬有五日。作游錄一卷。是歲寓浦江。授徒著書。有除歲詩。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時年四十二歲。先生寓浦江。是歲為文公死節之後八年。冬杪過嚴陵。登西臺。設文公主。酌酒哭奠。

作西臺慟哭記。語多瘦詞。稱文山為唐宰相魯公。

三友人為甲乙若丙。張丁注以甲為吳思齊。乙為

馮桂芳。丙為翁衡。先生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

詞。竹石俱碎。距乙丑歲侍父鑰初登臺時。蓋二十

六年所矣。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時年四十三歲。元旦立春。有詩。時寓浦江。作浦陽先民傳。應是此時。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時年四十四歲。先生往來婺睦間。憩睦。主翁登兄弟家。嘗過嚴陵。于釣臺南。得唐方干舊隱處。名白雲原。有終焉之志。顧其徒曰。死必葬我于此。因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勒石未就。睦產薪炭。先生每于秋暮載至杭。易米。以其羨充游資。癸巳。至元三十年。時年四十五歲。先生憩睦。其遊跡無攷。

甲午。至元三十一年。

時年四十六歲。先生復由鄞入越。與錢唐鄧牧遇。

于會稽。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後從游。皆前所聞者。第牧所舉。不知爲何人。按剡源戴表元作楊氏池堂讌集詩序。凡十四人。如山陰徐天祐。斯萬玉。沂孫聖與。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雪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六。居杭。遂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先生所往還者。或卽此數君耶。且表元作千峰酬倡序。復引故友謝羽。

臯之言似皆聲氣應求之侶。惜晚年詩卷無存。故亦莫得而考矣。是時寓杭。娶遺人劉氏女。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往還。惟牧傳云。先生館嚴陵故舊。因娶某氏女。又云。逮收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初不知娶于杭之劉氏女。九鎖山人與先生同時交好。何未之悉耶。是歲秋九月。爲吳謙作樂閒山房記。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時年四十七歲。先生復過婺。尋汝祖舊盟。是夏

由睦入杭。肺疾尋作。八月壬子。終于劉氏舍。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方燾。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翁衡。會小爐峰。相嚮哭。遂度釣臺南。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越明年丙申。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藁。殉同年生吳謙爲誌。納諸壙。兆在故居舍人范端臣墓右。倣剡上戴顓墓表。題曰。粵謝翱墓。其徒吳貴虞而歸。婺貴之父幼敏。乃捐田祀于浦江。月泉精舍。以奉蒸嘗。學者稱爲晞髮先生。時有嚴侶。

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居瀨上。嘗從先生游。乃與社中友。卽墓前築許劍亭。憲使盧摯高其義。爲之書。今嚴陵子陵祠。設位侑方于右。臺南之墓久荒。并故碣亦失。至正間。楊維禎爲建德理官。卽其地。得先生所藏故硯名玉帶生者。且爲文刻石。以表墓。亦俱湮沒。嘉靖中。有里豪傅稿治塚。據其上。郡守當塗楊金力爲清復。屬郡人鄧椿記之。道旁碑亭是也。墓前方石題謝公之墓。左一碣題宋隱士謝臯羽先生墓。右一碣叢蔽莫辨。當墓爲許劍

亭。重建于萬歷末。碑文直指張養素。觀察米萬鍾書。亭楔乃溫陵蔣德璟天啓壬戌歲題。宰木扶疎。合抱森。罨亭際。每舟過。輒遙見之。康熙乙卯歲杪。予經釣臺渡溪南。謁墓。適土人伐而爲薪。歎惜久之。愛其人。及其樹者。今亾矣夫。庚申孟夏。旬有二日。復酌酒墓上。爲文哭之。以志悲感云。

跋

人當耆艾之年。苟欲追錄前此歲月所歷而爲之譜。已難于追思索摸。又况生于數百年之後而追溯乎。數百年之前不尤難之難乎。徐塾公所作謝臯羽年譜。考訂詳明。援引精當。覺宋纍之魄。面目如生。晞髮之魂。鬚眉畢現。誠可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已。心齋居士題

古蹟惟北方為最多其足以供士大夫之憑弔者固
所在而有也若夫南粵自陸賈使尉佗始聞詩書之
說然未聞有品題藻嘆之盛事足以使後之人低徊
慨慕于其間者不夫古已以文人宦遊其地者惟宋
廣平劉夢得韓昌黎之數人耳今濟南王先生以祭
告南海之役奉

廣州遊覽小志題辭

命使廣州凡山川景物之可以供眺望而資吟咏者
莫不三致意焉故既已有粵行三志而又別為此編

名代

遊覽小志題辭

竊嘗取而讀之志凡九則而琳宮梵刹已居其七則
是古蹟無多當自先生別開生面者也吾知自今以
始凡宦遊此地者一經名勝之區人必將曰某山某
水王先生之所賞也某寺某觀王先生之所遊也其
里人又必將以王先生所題之字與夫所吟咏之詩
歌或劖諸石或勒諸碑指以示後之來遊者後之人
亦將援先生之言以為依歸先生倡之于前而來者
繼之于後所謂地因人重先生之所造于廣州者不
誠偉哉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二

新安張大潮山來輯

廣州遊覽小志

濟南王士正贍上著

嶺南林鳳岡桐叔校

光孝寺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在粵城西北越王建德故宅也
孫吳虞翻居此手植訶子因名虞苑又名東晉隆安
訶林
五年罽賓國曇摩耶舍尊者駐錫曰王園寺劉宋永

昭代叢書 廣州遊覽小志

初中求那羅跋陀三藏始初戒壇梁天監元年智藥
三藏自西竺來植菩提樹壇前預識曰後一百七十
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達磨初入中國
亦止此寺其後五傳至惠能遂開東山法門於此今
祝聖殿曇摩遺跡也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稍北為
六祖殿前為菩提壇壇側為髮塔其東南為達磨井
西為五祖殿循廊而東為風旛堂堂前有池泓然又
東有偽漢鐵塔上有題記稱大漢皇帝大寶十年四
角有沙門某某題名繫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

書又東為譯經臺洗硯池房融筆授首楞嚴處西廊
復有一塔規製差小題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
開府儀同二司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
氏三十二娘及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字粵城內外古
道場以光孝為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刹六朝已還
名僧居此者曇摩耶舍求那羅跋陀智藥三藏初祖
六祖印宗法師波羅末陀陳刺史歐陽頎請譯佛阿
毘曇經金剛般若經無上
依經佛性論譯楞
嚴者般刺密諦仰山通智禪師
慈山德
清法師天然函昱禪師同遊黃太史小菴高廷評畧

園。天陳元孝張超然三處士程燕思秀才入賦

五言詩

六榕寺

淨慧寺舊名寶莊嚴寺蘇長公南遷過此書六榕
大字因名六榕寺今寺額卽蘇書也寺有舍利塔梁
大同中沙門曇裕建舊有唐王勃碑宋紹聖間寶雞
主簿林修重建宗室康州刺史叔益撰文塔九層高
二十丈廣六丈有奇中藏佛牙舍利當修重建時掘
得巨鼎藏劍三鏡一同舍利瘞之元至正間又增寶

珠銅柱之屬憑高眺遠則白雲粵秀諸峰皆在襟帶
也寺有永嘉禪師證道歌石刻禪師謁六祖祖歎曰
善哉少留一宿宗門謂一宿覺

五羊觀

五羊觀在城中西南坡山上有穗石洞五仙祠吳立
夫南海古蹟記云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
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今祠中五石
云是羊化殊不類祠後有崇臺可以眺遠其東爲三
元殿殿前有池片石陂陀一泓出其中旁有石刻曰

仙人足跡。傅會可笑。湛文簡公少讀書於此。有詩刻石。同遊者。庭表。曼園。翁山。元孝。超然。燕思。光孝。寺僧。月濤。南柄。羊城。具正。古。蘇。州。人。今。疏。中。正。不。夫。南。海。幢。寺。六。張。高。國。報。亦。正。山。人。人。林。藤。藤。一。海。幢。寺。在。羊。城。南。下。瀕。江。水。同。庭。表。翁。山。元。孝。蒲。衣。往。遊。冒。雨。發。舟。二。里。抵。寺。門。木。絲。方。花。望。如。赤。城。之。霞。寺。有。鷹。爪。蘭。一。林。藤。本。大。兩。圍。榦。枝。相。糾。花。五。出。初。作。綠。色。久。之。漸。黃。香。與。魚。子。蘭。酷。似。寺。故。郭。氏。園。蘭。園。中。故。物。也。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白。雲。粵。秀。西。

望石門靈峰西樵諸山。東眺雷峰。即往波羅道也。南為花田。南漢葬宮人處。素馨花產此。寺為僧。今無所。建龍象莊嚴。甲諸刹。然無他奇。稍宏。登眺耳。食罷登舟。往海珠寺。

海珠寺

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宋李侍郎昂英讀書處。寺有李公祠。面丹霞臺。下瞰江水。北帶羊城。估舶漁艇往來。如圖畫。為粵人競渡之所。明盛時。豪家競以翠毛鶴毳孔雀尾飾船篷。用相誇尚。其侈靡如此。用。

兵後築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復振矣有吳道子石刻
觀音像尚存舟由濠水入魚藻門劉鋹時有稻田自
海上浮來布衣林楚材見兒歎曰水魚湫湫兮南及
宋師至潘美為帥人始悟為潘字云飲濠梁別業晤
梁秀才無技

越秀山

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城堞因山山分為二東為歌
舞岡越王臺其西為觀音閣山半為呼鸞道偽漢劉
龔故蹟也城西為朝臺山南越志云傍江構起華館

以送陸賈因名朝臺也古蹟記云一巔有達磨泉山
踞粵城最高處憑高下瞰遠江如帶日盡炎海粵人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於此城堞間多榕樹木絲
時暮春木縣方花紅照天外亦一奇也

蒲澗寺

三月初四日勞書升憲副約同忍菴叟園元孝遊蒲
澗寺寺在白雲山麓氣象疎古寺門諸山環抱門內
二石碣刻宋蘇文忠公詩崔清獻公詞坐禪人大韶
範成妙叶堂始食蕉子羊桃菖蒲澗在寺左太平寰

宇志云。葛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州刺史陸循之所開也。襄陽羅友累石澗側。容百人坐。古蹟記云。南漢闕甘泉苑。南有陸公亭。夾溪刺桐木。繇花開。殷艷如畫。時久旱。細流涓涓出石罅。中小魚如秧針。千百爲羣。東上尋濂泉寺。半里許。得石澗。潺湲有聲。涉澗而東。樹益蒼鬱。水聲益清激。又半里。復涉澗而西。澗中巨石欹立。騰倚類多姿。制岸皆笏竹。竹盡得寺。寺數弓。而朴雅絕塵。老僧興呆居之。元孝言郡人陶璜苦子。前身寺僧道安也。因言其從父陳公慧業記。

前生爲廬山僧。事甚奇。寺去濂泉尚里許。衆疲紉不能登。坐澗石。蔭竹樹。俯聽水聲如鳴琴。筑下山。遠見滉滉洲。洲上浮岡巋然。海鰲寺也。歸食寺門榕下。是日甚暑。清風灑然。山相傳爲安期生得道處。上有景泰寺。安期祠。

長壽菴。在西郭外。翔於萬歷間。禪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詩畫。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爲半帆。循廊曲折而東。爲繪空軒。軒前佛

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竝池而南。緣岸皆荔。支龍目池之南爲懷古樓。高明洞豁。其下爲離六堂。水木清華。房廊幽窈。如吳越閒寺。有拈花釋迦像。飾以黃金珠玉。瓊瑤瑪瑙瑟瑟之屬。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南園三忠祠。祀宋文信國陸丞相張越國三公。其東祠南園五先生。五先生者。孫典籍。黃待制。哲。王給事中。佐。趙御史。介。李長史。德明。初結詩社於南園。此其遺址。崇禎戊寅。巡按御史葛徵奇葺三忠祠。并鋟五先生詩於版。久之皆廢。同年彭吏部襄爲番禺令。復新之。祠有池閣。背枕河流。亦一勝地。

跋

廣州于地為南方氣_之常暖四時皆可云

裘者聞邇年以來風俗漸與中原無異豈_一有

而更歟夫天道更于上而人事隨之將後此之聲名

文物可從此而推矣然不可謂非先生之有以開其

先也心齋張潮

次由心齋

文淵可資此而辭矣然不可謂其

而更效夫天並更于七而人

來風谷瀟與中風無異豈

風批于此欲南式亦

西華仙籙小引

吾儒聖賢之道唯士君子始得聞之至于婦人女子
不過奉箕帚主中饋而已雖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然亦第言其粗迹耳若精微
所存彼亦烏從而知之行之哉釋氏之教始以善男
子善女人並稱然證果者亦不過數人逮至仙家則
有所謂西王母者相傳為女仙領袖與東王公分掌
仙班于是乎女仙之多至不可勝紀先王父曾著
龜臺琬琰載女仙七十二人亦可云極盛矣武林王

子慎旃復考得三十六人名曰西華仙錄以補吾祖之所未逮。豈神仙一道在婦人女子固甚易耶。慎旃為吾友丹麓令嗣韶年好學博極羣書有老師宿儒所不逮者。今此帙第其吉光片羽耳。嘗考列仙傳若王子晉若王子喬若王方平王氏仙人固未易更僕數。然則慎旃之仙才實為君家之所獨擅。殆子美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者。寄語王生。一丸寶墨盡是丹砂。幾縷霜毫無非上藥。寧與女仙作緣。慎毋輕贈凡夫也。心齋張潮謨。

二魚為毛女

李真多

李真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真多覺倏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

周爰支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女。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太上虔以暢有

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為明晨侍郎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
得道在易遷宮中

張微子

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妻慶之女少好道因得
尸解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其受服霧氣之道云霧
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

入空與雲氣合體修之得仙

傅禮和

傅禮和為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北地人舉家奉
佛禮和常月日灑掃佛前誓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
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為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
集其前以聽之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以先世有陰德故皆得
道入華陽易遷宮中

郭芍藥

郭芍藥漢度遼將軍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于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

黃景華

黃景華本司空黃瓊女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

韓終授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為協晨夫人

領九宮諸仙女

張桃枝

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朱寓母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為明晨侍郎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剛得道于元洲魯連見父昇天遂勤志修道入陸山遇太乙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

孫寒華

吳人孫奚女寒華師杜契授元白之要顏容少艾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得仙道一云卽吳大帝孫女也于茅山修道道成冲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樂平太守李惠祖母也奚子每專一志務救人大雪寒凍常積稻布穀于園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居華陽洞中

魏存華

魏存華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清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真耽元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掾劉文生二子乃離隔齋于別寢後得道咸和九年仙去

女真薛鍊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嘗騎白豹遊者。闔峰黃鳥白猿不離左右。

茶姥

廣陵茶姥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色不改。嘗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買者極多。器中茶常如新熟。曾不減少。

人多異之。刺史以冒法繫之于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

鮑姑

蘋花溪相傳洪崖先生煉丹地。嘗有老姥採蘋其間。莫測所自來。問之曰。吾鮑姑也。忽不見。至唐時。崔煒遊南海。開元寺有丐嫗。謂煒曰。吾善炙贅。况今有艾少許。奉子煒受之。莫知為誰。後始知為鮑姑。姑乃葛洪妻也。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僕射徐之才女。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

盧着娘

南海盧着娘。年十四。着如線。且長。故名幼。卽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更善作飛仙。蓋唐順宗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至元和間。着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爲道士。放歸。仍賜號曰逍遙。及後化去。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徹其蓋。惟存二舊履而已。後人往往見乘紫雲遊于海上。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人有疾。姑輒瞑目。潛爲布氣。攻之。俄病者腹熱如火。鳴響如雷。雖沉痼立愈。宋沒不復見。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仙。適氣麗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

益謹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蔡女仙襄陽人幼善刺繡忽有父老詣門請繡鳳一

雙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視安眼俄

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去

曾生女長樂人初餌胡麻漸絕火穀凡十餘年少壯

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有識者

逢生女乘白鹿從王母遊復還家謝其親里知故而

去

班孟

孟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

如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全體

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即飛嘗

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故處

又能含墨水噴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大冶山中

仙去

西華仙錄

七

書仙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生四五歲。好文學。每展卷。能通大義。及笄。姿艷絕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羅綺牕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爲書仙。筆法爲關中第一。尋得岷江。任生詩。遂喜以爲偶。後五年。忽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閃爍。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

楊正見

楊正見。眉州楊寵女。食人形荻荅。容狀益異。光彩射人。歲餘。白日昇天。

王子慎旃爲丹麓先生令嗣。年纔終賈而好學。不倦。能讀父書。立德之餘。惟以著述爲事。蓋其家學然也。偶閱檀几叢書。見張松如先生所錄龜臺琬琰。愛而慕之。遂復旁搜遠輯。得女仙若干人。手錄一通。置几上。予適過其齋。讀之。恍疑身在瑤池元圃間。與羣仙相對。因謂之曰。子其神仙中人耶。十洲三島諸君。咸謂子爲知己矣。豈獨與張氏之所錄稱合璧已乎。

仁和項杰文山跋

徐麟合璧

丁味原杰文山題

飛三島。驚採氣。騰千嶽。吹日矣。豈謂與。飛刃之。刃
 圓。問與。華山。琳。機。因。臨。空。曰。千。其。輒。山。中。入。耶。十
 一。面。置。且。上。千。戲。戲。其。衣。蕭。之。對。鏡。身。亦。欲。出。示
 寒。愛。而。慕。之。發。於。夜。對。蘇。海。野。文。山。蒼。千。人。千。將
 然。出。踰。閭。蘇。只。幾。書。貝。兼。林。城。尖。坐。視。殺。繼。空。遊
 對。推。蕭。父。書。立。游。之。給。神。自。萍。並。欲。非。蓋。其。宋。學
 王。千。對。敵。為。長。策。火。中。令。圖。平。難。務。實。而。致。學。不
 人。歎。翁。白。日。長。天

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若之為言。蓋云非真處子。不過似之云爾。今錄中所
 載諸仙。悉現女人身。而得道者。其綽約之態。不益濃。
 可想見哉。心齋居士題

可。然。只。好。心。裏。寫。下。數。

難。前。山。悉。應。文。人。也。而。所。道。者。其。幹。條。之。數。不。益。

若。之。然。言。蓋。不。非。其。氣。于。不。歷。分。之。云。爾。今。於。中。

蘇。故。據。之。山。休。帳。人。臥。語。以。散。汗。米。漚。幹。條。皆。氣。

如。



